

生态园的那片绿

董晓娟

大同的冬天总赖着不走，于是春夏便显得局促了——五月杨絮尚未落尽，九月清晨草尖已染薄霜，满眼葱茏仿佛还没容人热烈拥抱，便已擦肩而过。

漫长的冬季，朔风自蒙古高原长驱直下，把天空吹成一张泛旧的信笺，缺雨少绿，灰扑扑地悬在头顶。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大同人，我十分珍爱每一片绿意，它们仿佛自带一股沁甸甸的分量，像寡言人忽然开口，每一个字都带着十足的诚意。

生态园就在御河两岸，南北伸展，被御河分隔成东西两园；两园又被几座跨御河大桥分隔成可通行的几块。其中东园迎宾桥至南环桥这一片最大，也可视为整个生态园的东南一隅。

迎宾桥下与南环桥下皆有泊车处。跑道随地势蜿蜒，起落不疾不徐，跑起来不觉得费力。一圈约莫3.7公里，若想跑5公里，一圈多些便够；凑10公里，三圈不到。若是倦了，随时可以折返，停车场就在不远处静静等着。这样的去处，仿佛专为我等这些既想亲近草木、又不愿与城市彻底割舍的人而设——进退之间，俱是从容。

今年暑假，我成了这里的常客。作为一个慢跑爱好者，这片绿意恰合我意。清晨五六点钟，微风拂面，颇有凉意，恍惚竟如外地的秋天；到了七八点，阳光斜斜穿过白杨与垂柳交织的树冠，在跑道上筛下细碎光影，像是谁不小心打翻了一罐碎金。纵使日头渐高，也无热浪扑面的烦躁。

每回至此，我总不由得放慢脚步——不是跑不动，是舍不得快。

跑道两侧的垂柳最是撩人。大同的树，多是挺拔硬朗的性子，白杨笔直刺向天空，松树沉默地撑开墨绿伞盖，带着塞上草木特有的坚韧与克制。唯有垂柳不同——它们像是江南远道而来的客人，却又不肯把自己当作外人。

树干粗壮，树皮皲裂如老人掌纹，底部刷着浅白色防护漆，那是园林工人留下的痕迹，带着日常的、体贴的温度。可到了枝条处，画风骤变：万千柳

条从枝头倾泻而下，细密如发，柔软如绸，在晨风里微微摇曳，像是在空气里写信——写给湖水，写给草坪，写给每个从树下经过的人。透过柳枝缝隙望出去，天空是极干净的蓝——不是南方湿漉漉的蓝，而是被北方长风反复擦拭过的、清透澄澈的蓝。大同人管这叫“爽晴”，意思天高云淡，不黏不腻，呼吸起来胸腔里全是舒展。

沿跑道向南，不多远便是一片开阔水域，恰嵌在草地中央，宛如大地睁开眼睛时遗下的一滴清露。水面极平，清晨无风时，几乎将对岸的楼群与树影完整倒映。远处御东新区的住宅楼被层层绿树隔开，钢筋水泥的硬朗线条在倒影里柔化，像一幅被水洇过的水墨画。

向南望去，南环桥标志性的三个大环的轮廓隐约在树影尽头。桥上车辆稀疏，声音传到湖畔已模糊成一团嗡嗡的远响，反倒衬出此处的安宁。再远一些，几栋现代建筑的玻璃幕墙反射着晨光，一闪一闪，仿佛城市在用另一种语言与绿意低语。

继续向前，跑道转为上坡——坡度缓到几不可察，但脚上传来的阻力是真实的。这起伏恰到好处：太平则单调，太陡则疲惫，这里的跑道像是被人精心量度过，每一步都踩在最舒服的节奏上。

路旁白杨密集成林，树冠在头顶几乎相接，形成一条绵长的绿色隧道。阳光穿过层层叶片后变得极温柔，连影子也毛茸茸的。空气里的味道也在流转——柳树的清甜、湖水的湿润渐次淡去，松柏的醇厚与泥土被晒热后的微腥取而代之。我放缓步子，让呼吸跟上脚步的节拍，汗水从额角滑落，滴在跑道上，迅速被蒸干。

跑过密林，眼前豁然开朗。一大片起伏的草坪铺展开来，像一张巨大的绿毯被随意摊在日光下，边角带着自然的褶皱。这里的草不似人工草坪那般齐整，是野生的、高低错落的，有些地方草叶没过脚踝，风一吹便翻出浅绿的叶背。草坪顺着地势缓起缓伏，近处是鲜嫩的浅碧，坡中转为浓郁的深翠，远处

林木下的草地浸在树荫里，沉淀成近乎墨绿的颜色。三色绿意顺坡层层推进，像大地自己调出的渐变色。

几棵孤树散落各处——一棵歪脖老槐，枝条虬曲，如在沉思；两株山杏并肩而立，扇形叶片在晨光中绿得发亮；更远处一排挺拔白杨，树干笔直，枝叶聚在树冠顶端，冷调子的浅绿在阳光下几乎透明。这些树都不成群，各自占据一方小天地，遥遥相望，互不惊扰。它们投下的树影在草地上缓缓移动，随着太阳升高逐渐缩短，像一个缓慢而不动声色的仪式。

草从间缀着细碎的小黄花，米粒大小，不张扬，只在风过时轻轻点头，像大地眨了眨眼睛。草坪边缘立着几根纤细的木杆，是园区的养护标识，简洁得不忍打扰这片绿意。

我索性停下脚步，流连其间。头顶那棵孤柳的枝条在风中摇曳，阳光穿过叶隙洒在脸上，忽明忽暗。风声、鸟鸣、远处隐约的车流声混在一起，竟不觉嘈杂，反而织成一种奇异的和谐。

那一刻我想起从前——彼时“煤都”大同的空气里总浮动着细微的尘粒，天空灰蒙蒙的，像是蒙着一层洗不掉的旧纱。那时候谁敢相信，在这片黄土覆盖的土地上，会铺展开如此辽阔的、奢侈的、近乎铺张的绿意？可它就这样长出来了。从御河生态园到城墙带状公园，再到文瀛湖公园，从水岸到草坪，从一株垂柳到整片绿境，像是一个沉默多年的承诺，在某一天忽然兑现。

起步，继续向北折返。跑道两侧的林木层次愈发丰富：国槐叶片细碎如羽，在风中轻颤；五角枫的绿带着特有的清新和鲜润；松树层层叠叠，枝叶是厚重的墨绿；几株不知名灌木沿林带边缘铺开，高低错落，织成一道立体的绿色屏障。偶尔有一两片叶子悄悄泛了浅黄——那是夏天深处藏着的秋意，提醒着人们绿意不会永远停留。大同的秋天来得早，九月刚过，树梢便开始变色，到了十月，满城金黄，美则美矣，却让人生出一丝惜时之感。正因如此，每一个绿意饱满的日子都值得好好过。

跑回湖畔时，阳光不知不觉添了几分，湖面的倒影换了模样。天更蓝了，云更白了，水面上那些细碎的波光像无数面小镜子在互相传话。几只白鹭在水草间踱步，修长的腿没入浅水，一丝声响也无。

我在一块阴凉处做拉伸，阳光从柳条间斜斜透进来，照在小腿上，温温热热的。我看着这片绿意——柳树还在摇，湖水还在漾，草坪上的树影还在缓缓移动——忽然觉得，这个早晨像是被谁轻轻按下了暂停键，没有催促，没有追赶，只有草木安静地、固执地绿着。

尽兴离去之时，日光愈发炽亮，天地万物澄澈明朗，处处鲜活生动。晨练的游人三三两两散落跑道，有人慢跑舒展筋骨，有人缓步悠然慢行，有老者携收音机漫步，咿呀呀呀的戏曲唱腔混着清风流转，雅致悠然，半点不扰静谧。

黄昏时分，我亦曾踏足此间。落日熔金，脉脉余晖将整片草坪染成温润蜜色，垂柳枝影被夕光拉得颇长，遥遥延伸，浅浅沉入湖心，水影相融，温柔缱绻。有老人缓步慢行，步履从容；有年轻母亲推着婴儿车，低声轻哼歌谣，温情满满；有学子背负书包穿行其间，低声默念字句，不负朝夕。

园里的路灯次第亮起，球形灯盏在渐晚的暮色里晕开团团暖黄，与天上一抹月遥相呼应。灯光穿过层层柳叶，在地面织出细碎金箔，风过处，金箔便碎成满地星星。这时的绿意褪去了白天的鲜亮，沉淀为一种沉静的墨绿，仿佛要将一整日吸收的光都缓缓释放。湖水暗了，成了藏着星光的砚台；树影浓了，成了护着梦境的屏障。

这片绿，从来不只是种在土里的草木。它是从大同人的心底长出来的——是那些早年掩着口鼻在煤灰里穿行的人们，对蓝天绿树最执拗的念想；是一代又一代园林工人在黄土上挖坑、培土、浇水、刷白漆的耐心；也是每一个踏入园中的人，不自觉地放轻脚步、压低声嗓的默契。我们向绿意索取宁静，绿意也从我们这里获得珍重，这是一种无声的交换，也是城市与自然最体面的相处。

这片绿意，就这样被大同人各自认领着、享用着——有人用它晨练，有人用它放空，有人只是路过，也被那满眼的绿拽住脚步。而它始终沉默，始终舒展，像一个宽厚的东道主，接纳每一个推门而入的人。

故土情牵万里遥

虞恩沐

月光如洗，我轻轻推开花园的拱门，青草坡下万籁俱寂。娇艳而野性的杜鹃花用色彩装扮了整个山谷。我踽踽独行，低下头，在杜鹃花的根部聆听小草的呼吸。

一个温柔而熟悉的声音在心头升起：任何语言描述的杜鹃，都比不上我心中娇艳的那朵，我想我是“有罪”的，在盛开的杜鹃花旁，我却想起了故乡。

一缕轻风划过脸颊，我醒了。噢，此梦从何而来呢？

已是清晨，温柔的阳光洒入书房，一本翻开的诗集静静地躺在书桌上。在打开的那页上，有爸爸用铅笔重重勾画的痕迹，催我好奇地读了几行——哦，原来这就是我梦中的意象！

德国有句谚语：苹果不会落在离树干很远的位置，每个孩子的身上天然具有父母的特征。爸爸的思乡之情，竟然神奇地在我的梦境里具象化了！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当年父母负笈万里，离别之情可以想见。“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每次回国探亲，他们常常顾景出神，应在慨叹光阴。故乡是美丽的，中国是美丽的。而这美，似乎因思念在对家园千万次的重绘中变得无与伦比。妈妈常说，在乡言乡的文学作品远没有游子思乡的量多质高。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吧。

出生以来，我虽然只去过中国几次，但血脉亲情使我始终对她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在中文学校的不断学习和家庭文化的熏陶下，这种距离感逐渐消弭，中国的历史和诗词歌赋尤其是我的兴趣所在。

“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2024年的暑假，我跨越万水千山，再次踏上中国之旅，和百名海外华裔青少年欢聚温州。大家里如王勃所言“萍水相逢”，但也绝非“他乡之客”，因为我们的根深植于这片沃土。在温州的寻根之旅中，我亲历了《梦溪笔谈》

里沈括所引“雁荡经行云淡漠，龙湫宴坐雨濛濛”的山水雅致，更加感悟到厚重的历史文化让山水形胜焕发出的独特魅力。沈括不但能文知政，更通晓自然科学。中华文明历数千年而不衰，举世罕匹，盖因人才之不绝也！

夏令营后，我北上来到了长江之滨的鱼儿之乡——九江，那里是妈妈出生成长的地方。“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与操着乡音的游人共同站在庐山之巅，远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旖旎风光，静静地享受渔舟唱晚的鄱阳美景，真的是惬意而自豪。

赏罢江南婉约之美，我又收拾行囊，向爸爸的家乡大同出发了。“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的归来虽然没有花木兰那么激昂豪迈，但同样是青春少女，曾经发生在这里的她的传奇故事，吸引着我一路前行。虽然此前我也曾看过迪士尼影片《花木兰》，但直到身临其境，才从精神上真正理解了她的大孝与大义，这也正是中国人骨子里强烈的家国情怀，怎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

我漫步在大同的城墙之上，在凉爽的微风中抚今追昔，不禁感慨万千。古时的北魏平城、今日的大同，一轴双城，古都新韵，融合生辉；蓝天之下，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景色宜人。当然，这里还有德国吃不到的正宗美食，令我大快朵颐。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我更喜欢这里！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海外华裔在祖籍国旅行的意义，我想不在于走马观花，而在于体验、品味和探寻。每一次的游历，都是与文化母体的对接，都是在吸收祖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丰富营养。这次难忘的神州之行，让我心存感激、倍加珍惜。

塞外吹雪兮江南烟雨，长河落日兮东海扬帆。这不再是诗与梦中的景象，我的脚步正在将这大好山河丈量。天地阔而生民远，青史久而薪火传。这就是我眼中的中国，她终将和父母的精神原乡重合。

秋韵

杨洁心

暑气仍盘旋在街巷
风已经偷换了温柔的质感
午后的日光褪去盛夏灼人的锋芒
薄薄地，覆过树梢与矮墙
荷塘敛尽喧嚣，残留一缕淡香
露水趁着晨昏，轻轻触碰微凉的草芒

云朵走得舒缓，天空澄澈空旷
晚风穿过楼宇，抚平白日燥热的慌张

还未见泛黄的落叶，未见南飞的雁行
秋意是隐秘、柔軟的暗流
悄悄漫过尘世的窗

世间万物慢慢归于沉静
喧嚣陆续退场
我接住风递来的细碎韵脚
于夏秋交界的时日
收藏一份浅淡、从容的秋光

走进秋天

左世海

高粱，玉米，谷粟
以及昂首挺胸的葵花
组成一个个
或火红或金黄或翠绿的方阵
等待人们的检阅

天好高远
洒向四野的阳光
总让人感动得热血沸腾
目光触及的地方

除了丰硕
还是一望无际的丰硕
连每一丝拂过脸颊的风
都散发着熟稔的清香

时令已到秋天
所有的希望
都将在镰刀
与收割机的交响中
诠释那期待已久的日子

大同汽车工业的昔日荣光

赵仰奎

便是大同轻型汽车的经典名片，承载了一代人的出行记忆。

云岗牌汽车由大同汽车制造厂打造，厂区坐落于迎宾东街北端，区位优势。该厂前身是1956年始建的大同汽车修理厂，1963年更名为大同汽车修配厂，1988年由山西省交通厅下放到大同市后，更名为大同汽车制造厂。这家车企资质过硬、底蕴深厚，到1990年已成为山西重要的轻型乘用车、公务专用车、轻型货车、10吨挂车生产基地。作为国家定点轻型汽车生产厂家、中国一汽集团核心成员单位，该厂凭借精湛的制造工艺与稳定的产品质量，成为交通部、公安部、司法部等多部委定点公务用车生产企业。

鼎盛时期的大同汽车制造厂设备精良、技术雄厚、管理规范，厂区配套完善，职工待遇优厚，是当年大同人人称道、心生向往的标杆企业。

依托一汽集团的技术赋能与多年造车积淀，该厂打造的云岗牌八座面包车，整车设计新潮前卫，线条流畅大气，内饰简约舒适，操控稳定耐用，综合性能在同期同类车型中具有显著优势。

凭借出众品质，云岗牌面包车一度供不应求，成为政企通勤、百姓出行的优选车型。车辆省油耐用、驾乘舒适、故障率低，深受市场好评。

过硬的产品实力与亮眼的产业

成果，吸引了各级领导与业界的目光。时任中顾委常委李德生、交通部副部长李居昌和省、市领导先后莅临厂区视察指导，对大同本土汽车产业的创新发展给予充分肯定。美国福特汽车公司代表团也曾专程到访考察交流。

声名远播、扬帆出海的**塞北箭越野**车

大同塞北箭汽车制造厂是国家定点轻型汽车生产企业，专注越野车型与特种专用车研发制造。企业拥有五大系列26个车型品类，产品体系完善，适配场景广泛。产品连续多年在国家级质量抽检中保持优异成绩，稳居国家优质品牌行列，还在全国专业越野赛事中两度斩获金奖，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同行业前列。

立足塞北高原山地纵横的复杂路况，厂里工程师潜心技术改良，耗费数年心血专项攻关，打造出适配北方极端路况的专属车型。塞北箭越野车底盘稳固、车身坚固、轮胎耐磨防滑，无惧风沙侵蚀、不惧长途跋涉，越野性能与耐用性在国产同类车型中名列前茅。

立足越野核心优势，企业持续创新突破、拓展产业。1997年，成功研制出水产保鲜车、城市快餐车等特种专用车辆，从单一越野车型生产转型升级为多品

20世纪90年代，是大同汽车工业的黄金鼎盛期。彼时的大同火车站出站口，“大同汽车”“云岗汽车”“塞北箭汽车”的巨型广告牌赫然入目，给往来客商留下深刻印象。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奠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主攻坚造车，到20世纪90年代所产车辆风靡全国、扬帆出海，大同先后孕育出大同牌货车、云岗牌乘用车、塞北箭越野车、东华专用车四大品牌。这些品牌各有所长，品类完备、技术扎实、口碑斐然，一举撑起山西汽车工业的半壁江山，成为大同工业自立自强的生动见证。

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大同牌货车**

大同自主造车的初心与起点，可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8年，3个私营小型企业合作并转为公私合营大同市机械修造厂，后更名为地方国营大同市机械厂（大同市内燃机厂和农牧机械厂的前身），开启了本土汽车技术研发之路。

在那个物资匮乏、本土汽车工业基础薄弱的年代，燃油短缺成为制约汽车生产普及的最大难题。1966年至1970年，大同市为该厂投资107万元，用于开发多种燃料汽车等技术改造。为突破技术桎梏、贴合国情生产，该厂敢为人先，大胆引进英国多燃料发动机先进技术，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创新，形成自己的技术体系。

彼时大同市高度重视本土汽车工业振兴，由市领导牵头主抓汽车生产，全程督导技术改造与整车制造。在七〇研究所的协同助力下，该厂技

术团队日夜钻研、反复试验，潜心打磨两缸、三缸专用发动机。经过无数次调试改良、质检检验，发动机性能稳定、质量达标，顺利获得正规生产资质，1969年成为大同首家、国内为数不多拥有整车生产资质的地方车企。全厂上下秉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1969年至1972年3年间，打造出从15马力单缸到65马力四缸的全系列内燃机车型。大同牌货车贴合塞北路况，采用双排座驾驶室，核定载重2.5吨，广泛适配工矿运输、基建施工、城乡货运等多元场景，实用性广受认可。

在献礼国庆二十周年古城巡游中，崭新的大同牌货车列队前行，车厢搭载本厂自主研发的630精密车床、摇臂钻床，缓缓驶过古城四牌楼，沿途百姓驻足围观、拍手喝彩，共同见证大同本土工业自主创新的发展成就。

不止惊艳古城，大同牌货车还代表山西工业走出三晋，赴北京展览馆参展，凭借扎实工艺、创新技术与过硬品质，获评全国优质产品，为大同乃至山西工业赢得了宝贵的国家级荣誉。

风靡一时、供不应求的**云岗牌面包车**

如果说大同牌货车铸就了本土汽车工业的硬核底气，那么云岗牌乘用车



大同工业·那些难忘的人和事